

我信服法輪大法

我94年在中科院畢業，導師分別為55年及80年的學部委員，先後當過院部專業委員會主任。一位是胰島素及酵母丙氨酸轉移核糖核酸人工合成協作組副組長，一位是科學院主席團成員。他們均為國內少數世界知名科學家。經過21年不停留的學習和被培養，我畢業時已合格成為“青年科學家”。

我96年來美，經過幾個州，從師過美國科學院院士，得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支助，未畢業前我已養成“科學”的認知和思維，極為相信科學，有時甚至認為科學家或專業雜誌的論點就是科學，我那時極為自信，清高和要面子，外出開會被人問起師門時總免不了些許高人一等的感覺；當聽人對自己奉承“名師高徒”時嘴上雖“哪裡哪裡”心裡卻很是受用；成名觀念很強，總想40歲前作教授，博導，60歲前爭取作院士。非常重視現實和“理性”，根本不相信其他東西。因為自信，我長期鑽在一牛角尖裡出不來，就是對哲學課本上的“時間無起點和終點”、“宇宙無邊無際，可能由爆炸產生”及“時空不可分”的強烈質疑。我頑強地否定課本上的觀點，又得不出“科學”的答案，於是明確認識到人類智慧是有極限的，宇宙必然存在人類不可能認識的

現實——或許是更高級智慧生命能認識的。

來美初期生活上我得到不少熱心善良人的幫助且常隨他們去教會。一段時間下來，感覺他們提倡的“活出基督來”非常好，於是受了洗禮，開始認真地做起基督徒來。日常的讀經和教會生活給自己帶來一些精神安慰和寄託，但始終不知如何才能“活出基督來”。對週圍弟兄姊妹的行為不解，多數禮拜和聚會時的禱告總是身不由己，因為心裡明白地告訴自己：我不讚同禱告時比嗓門大，不讚同凡事求主和自己在一起，生病了求主保守自己，有了磨難求主保守自己，生孩子求主保守自己。

97年妻來美帶來一本《轉法輪》，說出國前學了法輪功，感覺很好，希望我也學。我不以為然。不久妻上語言課要我送，到後她上課，我在外屋等。妻要我讀讀《轉法輪》，我翻起來後就顯得漫不經心，近1小時不知讀了什麼。5月份妻打聽到本地煉功點要去煉功，我陪她去。他們6、7人在屋裡煉功，我在一旁讀《法輪佛法——在悉尼講法》，1小時我都是漫不經心，不知讀的什麼——讀不進去。他們煉完功後開始討論，妻有意要我也煉法輪功，請他人講各自的心得。我和他們爭起來，大談做基督徒的要義——雖然自己也懷疑“活出基督來”的可能性，沒人和我爭辯，我以為他們被說服了。

幾天後的星期天妻要去煉

功點看“97紐約講法”錄像，我在旁陪看。我開始坐在椅子上，後來移到地上最後睡在地上且睡得很沉，醒來錄像也剛好結束。講的什麼既沒看到也沒聽到。一週後妻又去看“濟南講法”錄像，連續9天晚上我陪著看。這回頭腦清晰精力充沛全部看進去聽進去了，不久後我驚奇地發現自己身體狀況的變化。

我曾患有嚴重的關節炎，一雙腿便是一副濕度計，濕度變大我先知。不管是晴變陰還是陰轉雨，之前我腿一定痛，多年無一例外。可有一天早晨醒來發現外面正下大雨，而我事先一點不覺！渾然不覺中我的關節炎消失了！我驚喜地告訴妻，馬上想起剛看的“濟南講法”，錄像中說的是真的！聯想到以前看書看“97紐約講法”的狀態，我信服了。法輪大法真靈！就在那一天我決定修煉法輪大法——那已是5月底了，從那以後我再也沒犯過腿痛。

還有一件事幫助我走進法輪大法，我以前腎陰陽兩虛，西醫不會治，中醫頭疼：不好弄。我一勞累便腰痛：站一會兒不行，坐一會兒不行，躺一會兒也不行，得輪著來；且站時腰直不起，坐和躺時要使勁用手頂著腰，出國前我吃了許多中醫補藥，未有好轉。自得法後我腰從未再像從前那樣痛過，儘管我有時因為忙而非常勞累，這一病症也是在不知不覺中消失殆盡。

8月份為完成聯合國教科文

體一天比一天好了，精神也爽快多了。

有一天，在客廳裡老太太給她女兒打電話，說：“我在這兒好啊，你五弟弟、弟媳婦和孩子們對我都好啊，每天喝牛奶，給我做新棉花的被子”我在裡屋聽著，眼睛濕潤了。其實我幹了什麼呢？我不就是做了點飯、端屎端尿嗎？當然，退回來講，我如果不修煉法輪大法，我決不會有這個心態的。就在我婆婆給她女兒通電話不久，一天，因心臟病發作搶救無效，她去世了。老人有五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我和丈夫商定。辦喪事要花的三千多元不讓其他兄弟姐妹出，全由我們包了。想起我和婆婆相處的日子，發自內心感謝李老師，感謝博大精深的法輪大法。

老人出來不到半年，我們全家受益非淺。一是鍛煉了我的吃苦精神，提高了心性，今生有機緣還了老人的情，消了業，長了功，這是頭等大事。二是了卻了丈夫的一件心事，看到他91歲的媽媽在北京養老送終，有了好歸宿，他內心非常欣慰。丈夫多次感謝我，我說“應該感謝李老師，感謝法輪大法。”三是教育後代，培養了良好的家風。二十多年來孩子只看到我們郵錢捐東西，爸爸每年回老家看奶奶。這回她們親眼看到我們怎樣對待老人，言傳身教。因此兩個女兒都能給奶奶端屎端尿，回家問候，返校時道別，成了常規。我把女兒得的獎學金給她奶奶買了件羽絨服，把老人樂壞了，孩子也特別高興。

組織支助的項目我和妻到了北加州，整一個月我們住旅館。我忙於實驗，既未學法也未煉功。有一晚我難於入眠，腦子裡盡是不好的東西，排不掉，於是我心中不停地念到：我是大法弟子。突然間“翁”的一下，一股熱流自腦門沖至腳底，讓我感覺特別舒服。我立刻心裡一陣感激，明白師父為我灌了頂。我很快就在這股舒服與感激之中酣然入睡。為此，我又一次從感性上體會到“法輪大法”的超常。



身心皆受益。我這些修煉法輪大法的親身體驗實實在在、無法否認，也是我不能不為之信服的原因。

最後以師父“論語”中第一段結束本文：

“‘佛法’是最精深的，他是世界上一切學說中最玄奧，超常的科學。如果開闢這一領域，就必須從根本上改變常人的觀念，否則，宇宙的真相永遠是人類的神話，常人永遠在自己愚見所劃的框框裡爬行。”

紐約大法弟子李瑞清

“法輪大法真是太真實、太有效了！”

得法前，我發現在地球上生活，充滿了艱難困苦，我想找到生活的意義，找到生存、死亡、痛苦的原因；我讀了很多關於玄學、神靈方面的書，結果發現我這麼多年讀到的都是重復的東西，我一直沒有找到真正的答案。

當我見到法輪功時，我一下子就接受了《轉法輪》中獨特的修煉方法。李洪志老師告訴我們：“人要返本歸真，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。所以這個人一想修煉，就被認為是佛性出來了。這一念就最珍貴，因為他想返本歸真，想從常人這個層次中跳出去。”

1997年8月，我丈夫在INTERNET上發現了一個法輪大法網址，法文譯本只有《轉法輪》的前三章。我一開始讀這本書，就意識到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書。我不能停止閱讀；我讀得很慢，因為書中的語言很特別，翻譯的人好象在努力斟酌用詞。我感到我需要在表面文字後面尋找我的問題的完整答案。我發現了純潔、樸實、單純，這些深深吸引著我。

我們決定到蒙特利爾去找法輪大法學員。他們看起來非常寧靜而祥和，令我吃驚；我羨慕他們一些人的忍耐力，也羨慕另一些人的真誠。每次我回到家，我都更加堅定要修煉大法，要修得更好。

有幾次，在公園裡學法，我感受到了從那些大法弟子身上輻射出的熱量。我們幾乎每個週末都開車250英里去參加集體學法煉功；一路上，Norman開車，我給他讀法。慢慢地，我懂得了學《轉法輪》的重要性，對法和修煉有了深層次的理解。我對盤腿疼痛的忍耐力很差；我決定天天盤腿打坐。漸漸的，腿疼有了另外

的涵義。 “難忍能忍，難行能行。”大法在我身上發生了作用。每天，我盤腿的時間都在加長，現在，我已經能盤半小時了。

有些經歷、有些夢是真的，隨著我不斷修煉，它們就在幫我加深對法的理解，我感到很珍貴。我要去掉執著，它激勵我繼續修煉。我越來越熱情高漲，我感到說不出的喜悅。我想對每一個人大聲高呼：“我找到了真正修煉的路：學煉法輪大法。大法太偉大、太殊勝、太超常了！”我簡直找不到更進一步的詞語來表達我的感受。我不斷對我的孩子們講法輪大法，可他們根本不聽；我學著平心靜氣去對待；慢慢地，我學會了這種高層次的教育方法，可以較好地控制自己了。

我必須改變我的思維、語言和行為方式，最起碼要明明白白；大法糾正了這一切。我漸漸開始理解這部偉大的佛法。

一天，我問自己，在我生活的每一天中，我是否做到了“真善忍”中的真；我對照我自己，我發現我還沒有同化“真善忍”。每當顧客付我現金時，我便會少納稅。隨著時間推移，這已成了習慣，我自己都感覺不到這麼做不對。我實際上那樣做了，我就沒有做到“真善忍”。我決定立即改掉這壞習慣。一天之內，我經歷了四次考驗，有四個顧客付我現金。那天，我經受住了考驗。不失不得，“你不失，要強制你失。誰起這個作用？就是宇宙這個特性起這個作用，所以你光想得不行。”我再多學法，我可以順應大法而行了。加拿大學員 Nicole Milot

婆媳之間

我修煉法輪大法才一個多月，就遇到了一個難題，我那90歲癱瘓了一年的婆婆要來北京。在摔壞腿之前老人一直自己過，生活所需幾乎是我們包了。以前也曾邀請老人出來，她不願出來。我丈夫也講，她不出來，我們經濟上多負擔些，讓其他兄弟家出力就行了。

對於婆婆來京我心靈深處一直有塊陰影籠罩著。煉功前，我曾兩次算命都說我婆婆克我，她是天河水命，我是房上土命。正因為這，我寧願多郵錢給東西，也不希望她來。二十多年來我用這種方式填補丈夫掛念老人的孝順之心，也憑著這個，婆婆總說我好。以前，我也覺得自己不錯，有時丈夫卻發些牢騷，嫌他哥哥家不管老人。修煉大法之後對此我感到很內疚，一個人的心自己最明白，對老人好不好單憑經濟援助是不夠的。

二十多年來老人一直不願出來，我剛煉功一個多月，老人就提出要來，這是偶然的嗎？李老師說：“你們知道嗎？只要你是一個修煉的人，無論在任何環境，任何情況下，所遇到的任何麻煩和不高興的事，甚至於為了大法的工作，不管你們認為再好的事，再神聖的事，我都會利用來去你們的執著心，暴露你們的魔性，去掉它！”讓老人來這事也真夠得上麻煩了，九十歲的老人癱在床上得端屎啊！我真是犯愁啦！丈夫他每天外出上班，兩個女兒都上大學，家裡

只有我一個，無疑這活就是該我幹。通過學習法輪大法我明白了，不是我婆婆克我，而是我欠我婆婆的太多，我必須心悅誠服地耐心待她，吃苦還債。我對丈夫堅定表示，一定要回去把老人接來。丈夫想減輕我的負擔要請保姆，我沒有同意。請保姆連我都被照顧了，那還能修煉消業嗎？

十一月底我們把老太太接來了，第三天進行體驗，老人心臟衰竭得很厲害，胃癌已有雞蛋大小，血色素4克，每天只能喝牛奶吃流食。平日我給她送水、送飯、端屎倒尿、剪指甲、洗澡，星期天丈夫孩子們幹，我休息。後來老人胖了，精神也好了，有時自己能扶凳子下床，趴在窗上向外看，有時她還和我聊天。在我記憶中她不善言談，這次不知怎麼的她大腦特別清楚，講的話也特耐聽。她說：“紅媽媽（我孩子叫紅兒），你敢把我接來，龍口街都得這樣（她向我伸出大拇指）！”還有一次，她和我聊天說：“紅媽媽，我也好啦，我不能光累你，你還要上班，呆一年我再回來。”我說：“我養著你，回去更麻煩。”“哎呀，我要活到95、96歲怎麼辦呢？”“那沒問題，那是你的福啊！”老太太從來不挑飯，有一次我做的木耳菜，她說菜不爛，絮叨了幾遍。我就把碟子中的菜葉挑給了她。可在我洗碗時發現，她把菜梗都吃了，葉子剩下了。我立刻明白了，這是在提高我的心性。就這樣，我婆婆的身